

开栏语

天生万物，物以载道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开设“天龙·博物”专版，从文艺角度解读身边万物，以文字、美术形式表现文物、收藏、场馆、建筑、动植物等。本版设有“文物”“收藏”“状物”“馆记”“构造”“万物”等栏目，欢迎来稿。投稿邮箱：why916@126.com

文物自白系列

构造

鸟尊：“晋”，是我永远的铭记

王海燕

唐中才

去位于东仓巷的太原市文殊寺的理由很多，我只为了参观一下大雄宝殿。

介绍说文殊寺始建年代不详，明晋王朱桐重缮。大雄宝殿是整个文殊寺遗留下来的唯一古建。

进入文殊寺，绕过天王殿、文殊大殿，进入了第三进院，一眼望见大雄宝殿就端坐当中单层台基上。台基主要用于防潮避水。粗一看简朴沧桑，再进一步就被它檐下的镂空木雕所吸引。岁月给了它特有的厚重感，没有任何粉饰，有的已经自然风化形成了局部残缺。垂花造型和阑额枋分别是承接竖向受力和水平剪力的结构构件，雕出了各种花草造型，佛殿多雕以莲花。迎面的垂花造型共17个，其中有8个貌似是为了美观而虚设的，其实，它们和其余几个把不同的几段阑额枋有机地连接为一体，也是一个受力体，只是受力作用略有不同而已。

绕大雄宝殿一遭，发现周遭都配了檐廊，有别于一般古建殿堂的设置。檐廊主要作用是避免雨水冲刷山墙，中国建筑常在房屋南侧设出房檐来。这里的檐柱共有20根，每根均进行了墩接。所谓墩接就是指立柱下端槽腹后，把腐朽的一截拆截掉，重新接一截新的，就是把两截连在一起的本柱当作一个新立柱。这种工艺不需要把整个立柱拆除掉进行更新，维修工艺相对经济简单。从立柱的新陈程度看，浑为一色，历史已很悠久了。据介绍是民国时期配的檐廊。廊檐东侧的垂花造型和其他的不一样，直接返璞归真到简单的四面柱，说明后期进行维修时，财力人力不足，没有修旧如旧。

大雄宝殿三间六椽梁架结构，但又和常规的梁架结构迥然不同。常规的梁架结构通过五架梁把屋顶重量转移到山墙内的金柱转柱上，而在这个大殿内，佛龛前暗设了两个中柱，几乎把整个屋顶的重量，通过梁椽檩枋和割牵都转移到了这两个中柱上。这样做的目的既开阔了佛龛前的活动空间，又给佛龛笼罩上一层神秘庄重的色彩，同时从选料方面来讲更经济便捷。

大雄宝殿整个造型是单檐歇山顶型式，在古建筑中属于较高规制。按说它的斗拱结构应该比较复杂美观，但现实中偏偏很简朴，属于最简单最基础的一种，因此也决定了屋顶的出檐长度不足，造成了雨水侵蚀台基山墙的情况时有发生。我分析后来新增廊檐也和此有关。增加了檐廊，屋顶出水就可以延展到台基之外，使台基有了回水距离，这样，整个大殿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干燥的环境，便于保护木质材料和泥质胎像。

每一个建筑都凝结着工匠的智慧，都富有很多科学道理，尤其建筑力学的应用容不得丝毫马虎。统观这座宝殿古朴大方，精巧庄重，给我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和科学上的震撼。留下古建，就是留下我们对城市的记忆。



苏洁作

姓名：晋侯鸟尊
年龄：3000余岁
体型：高39厘米，长30.5厘米
曾住址：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4号墓
现住址：山西博物院

万物

洋姜

陶诗秀

我们的园艺群组中，有人分享了一些洋姜，我以为它是姜的亲戚，就把四株小苗带回家种在土里。

它长得很快也很茂盛，挺拔着腰杆，一旁还窜出像雏菊的花，在阳光下摇曳生姿。我看它长势不像姜，就上网查了一下，原来洋姜与姜是完全不同的植物。洋姜又叫菊芋，原产于北美洲，后来传入中国。洋姜耐寒又耐旱，种在疏松的土壤中不需要太多照料，就能有不错的收获。收成后，既可食用也可当药材，具有利水除湿、清热凉血的效用，还能和中益胃，尤其对治疗糖尿病有很好的疗效。

洋姜的叶子开始变黄，该采收了吧？我试着把铲子往下铲，一拉之后，只见一串串洋姜块出现在眼前，这完全超出我的预期。我欢喜地将四根洋姜秆拉出，居然有一盆的丰收。我留下一些较小带根的洋姜当成育苗种，而后将它们一一清洗干净。

我先按照朋友教我的做法将洋姜腌好，并与面食一起佐餐，那爽脆、甘甜又微苦、富有韧性的口感，让我马上爱上它。第二天，我把它切片与肉片一起炒，也是爽口入味，一点都没有吃姜的感觉。

洋姜与笋相比，其类似处是两种食材都可采取多种方式烹调，也都富含膳食纤维。但是洋姜比笋还好吃，且因其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及纤维，可刺激胃壁分泌胃酸，促进肠道蠕动，有缓解便秘、排出毒素的功效。这一点是真的，所以，纵然好吃也得控制，避免一直排气。

我已经开始盘算何时能再腌上一罐。这得等到来年春季，幼苗都开始苏醒，经过夏季的洗礼，才能再度体验那种惊喜与快乐。

我已沉睡三千年。

每一次春雷滚过我的梦境，都在我心里刻下一道年轮。公元1998年一个春夜，一声轰然炸响，撕裂了我的梦境，却不是春雷。

我醒了，在盗墓者的爆破中破碎地醒来。曾经金光湛湛被人仰视的身体，已裂作百余块锈迹斑斑的碎片，四散在泥土里。

是的，我曾经金光湛湛，我被人仰视，作为礼器，我身居宗庙。

河汾之东，我在这里降生。制模，制范，浇注，去范，修整，我在匠人手中范铸而成。我是周人崇敬的凤鸟，高冠耸立，凤眼圆睁，回眸而视背部的雏鸟。我双翼上卷，前胸饱满，扇形的齐短尾微微翘起，双爪紧紧扣地，身上饰满云纹、雷纹、羽片纹、立羽纹、羽翎纹，繁而不乱。一只长鼻内卷的象充当了我的尾部，与我硕壮的双腿，稳稳支撑起我卓然的身躯。吉祥的金色，昭示着我的尊贵与高雅。

背盖内、腹中，铭刻着我的身份：“晋侯乍向大室宝尊彝”。我是晋侯燮父用于宗庙祭祀的礼器。唐叔虞去世，燮父继位，后迁都于此，改国号为晋，成为第一代晋侯。我身上的铭文记载见证了晋之肇始。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春祠、夏禴、秋尝、冬烝，闲祀、追享、朝享，身为最重要的礼器，我承满醴酒，在大小祭祀中摆放在晋国宫室宗庙，敬献神灵与祖先。

一年四季，岁岁年年，我与燮父为晋国各尽着自己的职责。直到那日，我告别日月星辰、雾霭山岚，告别欣欣然的人间，与他一起深埋地底，陷入三千年的长眠。

地下，时间被黑寂凝固；人间，时间如箭，离弦不回。文侯勤王，曲沃代翼，武献拓疆，假虞灭虢，文公称霸，城濮之战，景公迁都，悼公复霸……一代又一代晋国国君继承先祖“启以夏政，疆以戎索”治国之策，成就春秋霸业。600年后，三家分晋，韩、赵、魏承继晋国余烈，又开启了三晋称雄的辉煌史册。都城一次次变迁，版图一片片扩大，由晋至三晋，历史车轮隆隆而过，化作滚滚春雷，传讯于沉睡中的我。

我醒了，虽然已碎作百片。我听到了附近有人声、劳作声，我要重归人间了吗？公元2000年12月，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，我重见了天光。久违。

孙庆伟，李伯谦，是他们想方设法，将已被炸为青铜渣的我和同伴，与周边墓土整体切割打包，从11米深的墓底吊装出来。胡东波，杨宪伟，是他们在北京大学文物修复实验室，用一年半的时间，以纹饰为线索，将残破不堪的我一点一点拼对、修补、去锈，恢复了我曾经的身姿与容颜。我会记住这些名字，多谢你们，让我重回人间。

当时，我尾部象鼻中间有关键的一段缺失，让考古工作者难以判断象鼻应该是内卷还是外翻。2002年，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期间，专家经过研究确定，象鼻应是内卷。我无法言语回应，只在内心默默喝彩。于是，我暂时拥有了一条环氧树脂质地的仿真象鼻。命运常把惊喜藏在遗憾之后，北大考古系师生在整理和修复晋侯墓地出土文物的工作中，发现了疑似我尾部的残片。2018年，最终确认它就是我尾部象鼻的缺失部分。经山西博物院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手，2019年，在我重见天日19年之后，我终于彻底恢复了本来样貌。

2024年，新岁又启，我静默端坐在山西博物院“晋国霸业”展厅中央。眼前熙来攘往，那些身居宗庙的记忆已渐渐轻浅，我只庆幸，千年梦醒，我依然守护在汾水之畔。